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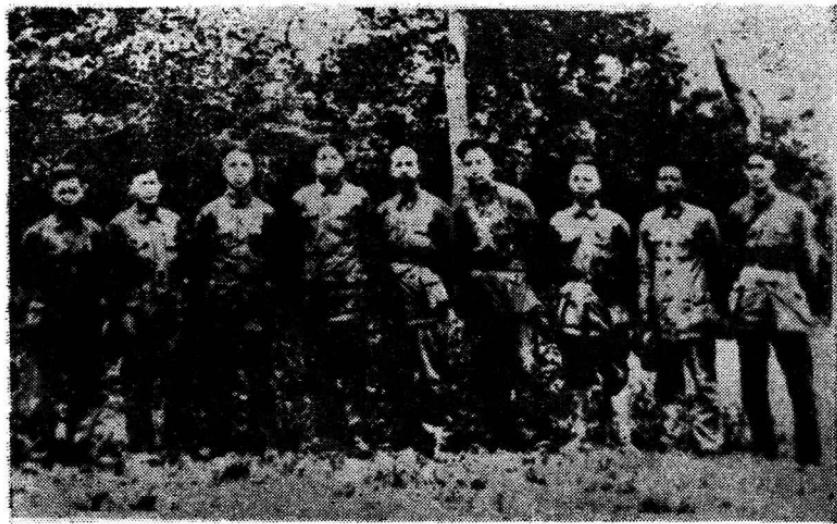
江寧革命史料

中共江宁县委

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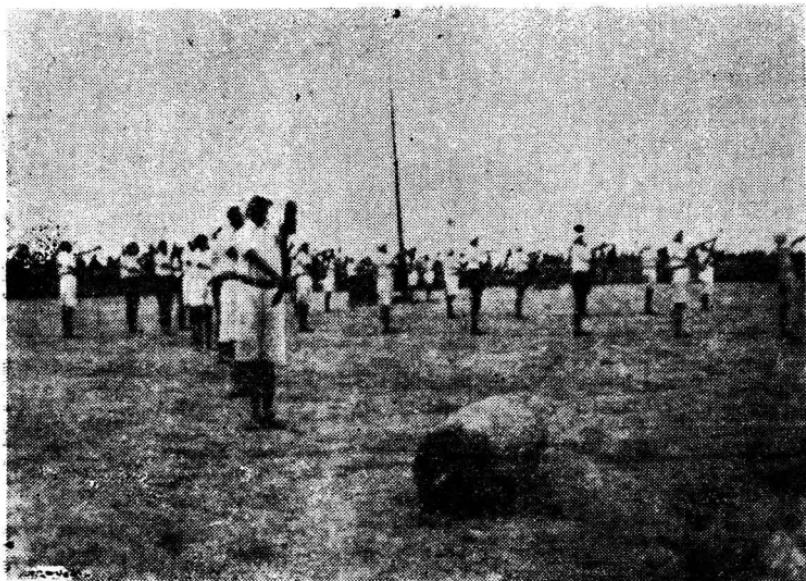
紀寧革命史料

武情過



↑ 第二支队领导干部合影

蓝荣玉 罗桂华 傅狂波 王绍杰 罗化成 罗忠毅 栗 裕
张开荆 王集成 (从右至左)



← 二支队进行大刀劈刺训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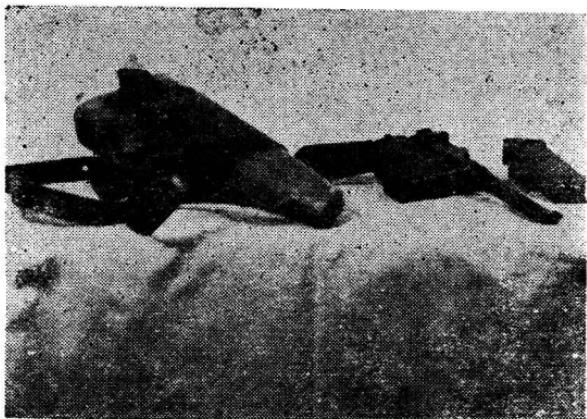
← 邓仲铭烈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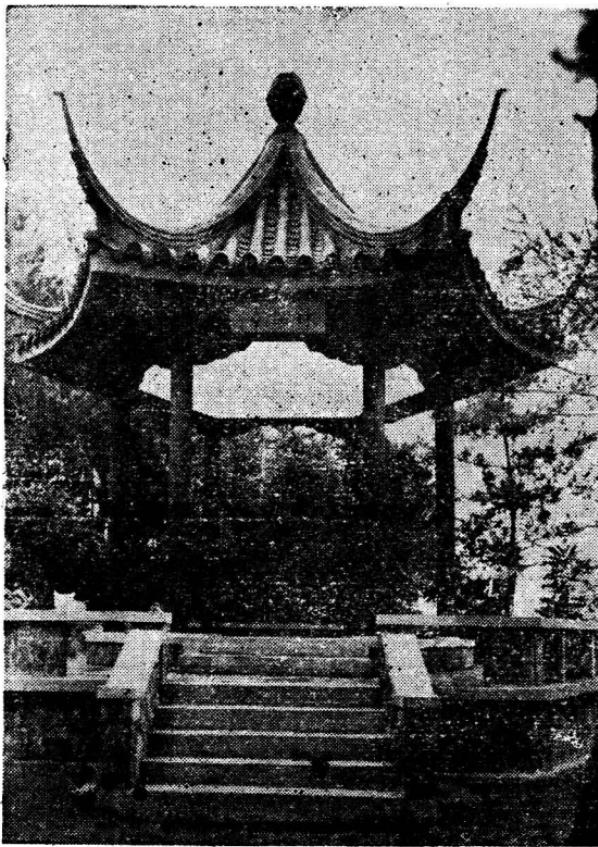
← 邓仲铭夫妇等四同志

→

邓仲铭烈士用过的枪



← 一九八三年建于江宁县东山镇竹山的仲铭亭



前　　言

钟国楚

中共江宁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的同志给我送来了《江宁革命史料》第一辑。这一辑，汇集了抗日战争期间江宁、横山地区一部分革命斗争史资料。如实地记载了新四军先遣部队和一、二支队挺进江南后，在陈毅、粟裕等同志领导下，开辟江宁、横山游击根据地的部分战绩。我看了以后，回首往事，思绪万千，犹如把我重新带回到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抗日战争时期，我是新四军二支队的一个成员，在江宁、横山地区打过七、八年仗，亲身经历和目睹江宁的广大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共同谱写的可歌可泣的抗日斗争史诗。《江宁革命史料》的编印，将是 对干部、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更加激励江宁人民发扬先烈的革命精神，夺取四化建设的新胜利。

《江宁革命史料》在搜集整理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老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热情支持，不少老同志写了回忆录，他们提供的资料十分宝贵。这些老同志都是历史的见证人，如今年事已高，抓紧向他们征集党史、革命史资料，现在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在今后工作中，希望曾在江宁、横山地区战斗过的老同志，继续给予关怀和支持，把江宁革命斗争史资料征集好，编写好。

北山之南
有崇山峻嶺
林壑尤美
望峰息心
經禪遺物
窮覽忘言
橫柯蔽日
疏條映帶
遊目娛心
心無曠俗
羈心歸心
無復外顧
心凝形解
萬象俱空
此樂何極
故謂之勝

自非天授
豈是人能
游目四顧
心神自凝
萬象森列
一毫無犯
始知吾生
本無所有
向使吾知
此理已早
脫然無累
不以爲然
亦復何惜
但恨吾生
短促未久
不能識此
良為可痛
惜哉

回到江宁联想多，
陆纲大队抒情波，
五峰相望曾相识，
高节忠魂起婆娑。

青龙山上枪声激，
白鹤村前号角和，
六朝商女秦淮曲，
易道改装唱新歌。

壬戌之夏，王一凡、张荃、贝纹、许唯康、王曼、周迈、汪大铭、孔朗、王健婴、李隽、彭炎等在抗日战争期间坚持江宁斗争的老同志，回到江宁访烈士陵墓和陆纲大队，看到今日江宁欣欣向荣，情怀激烈，汪大铭同志即席赋七律一首为志，以作留念。

彭 炎（书）

江宁革命史料

一九八四年五月 第一辑

目 录

江渭清同志关于苏南敌后抗日斗争的谈话 (1)

• 文献资料 •

先遣队的回忆 (1939年)	栗裕 (19)
创刊的使命 (1942年)	邓仲铭 (29)
迂回南京 (1938年6月)	马骏 (33)
袭击板桥经过 (1938年)	陶勇 (37)
小丹阳战斗 (1938年)	当涂县委党史办 (39)
江宁横山简史 (1943年)	江当溧县委 (42)
江南新四军北移告别民众书 (1945年)	(44)

• 回忆录 •

金陵城下八年抗战	钟国楚 (48)
难忘的岁月	汪大铭 (62)
南京外围地区的抗日斗争	王一凡 (69)
我的回忆	李广 (90)

赤山之战	王直 (95)
新四军向江南敌后挺进	王培臣 (104)
消灭顽匪夏孝义	张宗仁等 (113)
三打龙都镇	范坚、庞家义 (115)
奔袭 (诗二首)	毛英奇 (118)

• 专题调查 •

记消灭朱逆永祥 经过	县党史办 (119)
血洒云台悲歌壮	县党史办 (124)
附：突围	曾金有 (129)
李嫂机智救亲人	曹宪良 (131)

• 烈士介绍 •

悼邓振询同志	曾山 (133)
邓仲铭同志简历	县党史办 (136)
挽联	中共苏皖区党委等 (137)

• 歌谣、歌词 •

穷哥有了好朋友 等	(141)
-----------	-------

江渭清同志谈苏南敌后抗日斗争

编者按：一九八三年六月，中共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约请江渭清同志，就苏南敌后抗日斗争的有关几个问题作一历史回顾，此文系根据江渭清同志的三次谈话录音整理而成，现予发表。

（一）

老一团是原红军六军团长征后留在湘鄂赣边的几支游击队组成的。它有三部分，一是在湖南坚持斗争的傅秋涛同志率领的部队，二是我在鄂东南率领的一支部队，三是在江西的吴咏湘同志率领的一支部队。傅秋涛的部队组成第一营，吴咏湘的部队组成第二营，我所率领的部队就是第三营。当时老一团属于一支队。一支队有一、二两团。一团组成以后对内称新四军一支队第一团，对外叫“保团”。为什么叫“保团”呢？那时新四军八个团，对内叫一至八团，对外按“保、持、发、扬、优、良、传、统”来称呼，所以我们一团叫“保团”，二团是“持团”。老一团组成的时间是一九三七年十月。那时中央派李涛来负责组建这支部队。怎么叫做老一团呢？因为后来老一团发展成为新一支队。新一支队那时有新一团、新二团、特务营。开始老一团的团长是傅秋涛，他是一支队副司令兼一团团长。我是副团长，对内副团长就是政委。参谋长是王怀生。团政治主任是钟期光。一营营长是熊应堂，副营长是肖惠锡。二营营长是吴咏湘，副营长是王义顺。三营营长开始时是王怀生，副营长是魏天禄。

老一团组成后，经过两个月训练，到一九三八年春，开进

皖南，在皖南的徽州（今安徽歙县）、绩溪一带集中，后来又开到云岭一线。为了弄清情况，一九三八年四月，粟裕同志又从六个团中的每个团抽调一小部分，组成了先遣支队，开始向苏南东进，主要是侦察，既了解敌情，又了解指定我们去的地区的有关情况。指定我们的地区在哪里呢？一团就是在江宁及当涂的一部分地区，以小丹阳为中心。那个时候蒋介石指定新四军活动的地区没有溧阳、溧水，主要是句容、江宁，再就是当涂金保圩那样狭小的地区。我们没有到达以前，这几个县都被敌人占领了。国民党委任了留在敌后的几个司令。有汪国栋、朱永祥、张少华等，还有《沙家浜》里的那个胡传奎，实际上他的名字叫胡肇汉。我们十八旅还同胡肇汉、张少华打过仗。我们从宣芜路跨过铁路以后到高淳。在高淳住了两天，就派侦察部队侦察江宁情况。去江宁，不是在陆上进军的，是从石臼湖渡过去，在长流咀登陆，团部就驻小丹阳。当时苏南敌后，首先是形势很复杂。在军队方面，就有四种部队：有敌、伪、顽、我，许多国民党部队在敌后，“忠义救国军”也在敌后，这些部队在敌后说是采取“曲线救国”，实际上他们是投降敌人，为使自己在敌后能生存。第二，人心很动荡。能不能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许多人抱怀疑态度。他们的怀疑是有一定根据的。唐生智有三十万大军都不能保卫南京，你们新四军开到南京附近，能不能坚持敌后抗日？另一个怀疑，你们这个部队虽有一千一百多人，但只有四、五百支枪，其它还有三分之一是马刀、梭标（红缨枪），这样的部队到敌后来，还能坚持抗战？还能打日本鬼子吗？第三，敌后群众又害怕我们，特别是一些乡保长和士绅，听了过去国民党的歪曲宣传，说共产党是“共产”、“共妻”，说我们是“匪军”。开始都不敢接近我们。当然进入敌后，也有有利于我的形势，首先是空隙

很大。除某些地方驻了少数伪军外，日军所驻的地方很少，只有江宁镇、湖熟镇、郭庄庙等几个据点有日本鬼子。那时镇江的宝堰也没有驻，江宁的小丹阳也没有驻，好多地方都没有驻。我们可以迂回的余地比较大。第二个有利形势，日寇进攻南京，国民党唐生智三十万大军，溃退时丢散在民间的大量武器可以搜集起来，这很有利于装备我们的队伍。当时党中央指出，你们应该大胆挺进敌后。总的方针就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这样不仅可以站稳脚跟，而且可以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你们要争取做“三个模范”：战斗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做群众工作（包括统一战线工作）的模范。到了苏南后，按情况，我们自己规定，一面作战，一面做群众工作。那个时候，部队上上下下都很重视做群众工作，特别是我们坚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各阶层人士最佩服，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军队。

我们在这里行动了五个月，就由一千一百多人发展到了一千八百多人，武器也完全换了，都换成中正式，一个连就有三挺好的轻机枪，团部有一个重机枪连。部队的建制充实了，一个营都有五百多人，团部还有重机枪连、特务连、侦察排、通讯排。我记得一团在敌后前前后后行动五个月，作战三十几次，平均每个月作战六、七次，主要是消灭伪军据点。打日军，就是打江宁靠近南京的一个镇（可能是西善桥——记录整理者注），消灭了敌人一个分队，就是一个班，打了一整晚，只捉到了一个活的，其余统统打死了。日军士兵有“武士道”精神，开始时还是有战斗力的，这一仗对老百姓影响很大，新四军还是敢于打日军的。第二仗是我带一个营袭击其林门，消灭了伪军一个连。其林门离南京只有十几公里，这一仗对南京震动很大。第三仗是在方山，下面有一个小镇。我们作战三十余

次，消灭敌伪顽（这个顽军，是指在敌后名曰抗日，实际上投靠敌人的国民党地方部队）三千余人。在三十几次战斗中，以上的三仗是最有名的。这三个战斗使各阶层人士认识到我们新四军是真正打日军的，这就取得了人民对我们的信任，认识到新四军除有“模范的纪律、模范的群众工作”外，还有“模范的战斗”，我们的威信大为提高了。

第二个影响最大的是消灭朱永祥。朱永祥是流氓、地痞、青红帮的头目。他这个司令力量不小，有千把人。他主要靠的是大刀会，有一个大队，三百多人。开始我们对朱永祥是分步骤的采取统一战线工作。陈毅同志指示要我专门做朱永祥的工作。第一步使他不要怕我们。第二步是争取他中立。第三步，如果争取不过来，就把他的部队解决掉。因为群众对他最恨，他下乡就是奸淫掠抢，群众纷纷说：你们打日本鬼子、伪军，能不能把朱永祥也拔掉？因此，我们打他也是有群众基础的。没有群众拥护你，你打他也不好办，因为他还打着抗日的旗号迷惑人。有一次，我和他谈，了解他的内部情况。我到他的司令部里去了两天，第一天，我说：不仅你朱司令，你下面的负责人，我们都要相互了解，要和你的官兵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我可不可以到你的部队中去看一看，去讲讲话啊？他说好，你去看看，讲讲话，再好也没有。你去讲，比我讲的效果更好。于是我就到他的各个部队去转，实际是了解他部队的情况。到第二天，我还在那里做工作，还在朱永祥司令部里，外面已经打响了，我对朱永祥说可能这是误会，是你的外围部队同我们部队发生了一些小冲突，我马上回去说服部队，双方不要开火。他说好，你还是赶快回去。我趁这个机会就脱身了。我那时只带了三个人：一个警卫员，一个参谋，还有一个司号长，我们一出来，就到了一营。后来，朱永祥看到还是打个

不停，就让他的大刀会来打头阵，这些人吃了硃砂，一个个象疯子一样，那大刀一闪一闪，我们的战士，班排连营干部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我说：没有关系，我们一齐喊，“我们只打朱永祥，不打大刀会，大刀会是我们自己的阶级兄弟，希望你们不要上朱永祥的当，”我也叫，我的警卫员也叫，参谋也叫，司号长也叫，大家一起做宣传工作。因为硃砂只有点把钟、几十分钟的作用，慢慢就没有用了。后来，大刀会的人离我们越来越近，离我只百把米远，甚至只有二、三十米了，我们还是不走，还在叫，还在继续做宣传。由于硃砂的作用过去了，他们慢慢地清醒过来了。就这样，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把大刀会的三百多人统过来了，我们部队的信心更高了。打朱永祥时，为了使朱永祥部一个不漏全部歼灭，我就写了封信给傅秋涛、钟期光，让他们赶快派人到粟司令那里去，让三团赶紧进到金保圩去，切断朱永祥的后路，结果朱永祥部队被消灭了。

我们初到苏南时，一团活动地区只有江宁、当涂的一部分。后来我们回旋的余地稍微大了一点，由溧水北部转到溧水的南部。我们在那里经过五个月，五至九月。到了九月底，新四军军部下命令，要我们一团调回泾县云岭，保卫军部。军部要二支队三团来接替我们。四团接替我们来到江宁、溧水北部。到十月一日，我们就回到了军部。到皖南后，军部让我们休息半个月。后来，军部命令我兼三支队五团副团长（因为丘金声病故了，没有副团长）。五团主要是在南（陵）、繁（昌）、铜（陵）。三支队司令部即驻繁昌地区。我带二营配合三支队作战，傅秋涛及团部驻在百贡里，离军部有十几里路。二营在行动中，打了一个伏击战，消灭日本鬼子一个分队，缴获了十多支三八式枪。这个分队顽强得很，我们二营战斗力是不错的，

武器也好，全部消灭了敌人。我记得军部和三支队及叶军长、项英、张云逸和谭震林等打来一个嘉奖电，说我们配合三支队作战旗开得胜。后来又配合三支队，五次保卫繁昌，五战五捷。

一九四〇年五月，叶挺亲自指挥保卫泾县。我带了两个营去的。敌人看到我们部队多，他们就占守山头。我们不仅把敌人打出泾县，而且打到泾县外围。有个山头敌人占了，叶军长把我叫到范矮子（三营营长）面前，说：渭清同志，要千方百计，不惜任何牺牲占领这个山头，把敌人打垮。我说黄昏以后再攻，我们的伤亡可以少些。他说可以的，不管你什么时候发动进攻，一定要把山头拿下，打垮敌人。五十二师和四川军队都怕鬼子。那天晚上，占领这个山头很顺利，我们完全靠轻火力，靠手榴弹。短兵相接最有效。我们抢占了这个山头。我们在皖南作战，一次是繁昌与铜陵之间的伏击战，消灭敌人一个分队。第二次是打泾县。第三次是打佛子岭。那时我工作较忙，在五团住一个月又回到一团住一个月。这就是我们老一团，在江宁、当涂一部分及溧水北面的几次战斗，以及同年十月后，调到军部配合三支队参加保卫繁昌五次战斗的主要情况。

（二）

皖南事变是震惊中外的重大政治事件。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我新四军军部及在皖南的部队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圈中，经过八天八夜苦战，除了一部分突出重围外，损失很大。皖南事变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新四军重建军部，陈毅同志代理军长，刘少奇同志来担任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全军组建为七个师，苏南部队为六师，是新四军的一部分。

六师在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的直接领导下，下辖两个旅，路南是十六旅，路北是十八旅。十六旅是在二支队留下的部队的基础上组建的，旅长是师参谋长罗忠毅兼的，政委是廖海涛。十八旅是在原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的基础上组建的，开始由谭震林同志兼任旅长。我是一九四一年三月才来的。我任六师政治部主任，兼十八旅旅长、旅党委书记。温玉成是政委。那个时候，师部、旅部没有截然分开。谭肇之同志当宣传科长，王激明同志做敌伪军工作。日常的军事工作、政治工作是我和夏光同志（十八旅参谋长）两人一起抓的。五十二团团长是陈挺，五十三团团长是刘飞，五十四团团长是吴咏湘。旅政治部主任是张英。还有江南保安司令部，司令是何克希，政委由东路特委书记吴仲超兼的。五十一团团长是张开荆，陈光兼政委。第五专区保安司令（在茅山）是樊玉琳。第六专区保安司令（在太滆、长滆、两溧）是朱春苑。锡南有顾复兴，长滆有诸葛慎。当时六师主力，加上地方武装，共有八千多人，一九四一年六月底统计，十八旅主力和地方武装共四千六百二十五人。

十八旅发展很快，兵源主要来自上海，工人多，知识分子多，文化水平高。我们与上海地下党合作，上海的大学生、中学生，还有失业工人，送了不少下来。这样部队发展到四千多人。

我六师师部在京沪线上，路北狭长地带有我十八旅四千多人的武装，对敌威胁很大，日寇感到靠近它的心脏，大为震惊，不断对我“扫荡”、“清剿”，后来发展到来一个东路“清乡”。它企图消灭我们，先在东路搞个试验。敌人过去几次“扫荡”是梳篦式的，但空隙很大。“扫荡”、“清剿”都不行，后来就搞清乡了，来个大的封锁，南靠铁路电网，北依